

# 在文工团，那些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1

晚上排练或班务会之前，我们有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短短一小时的自由，我们得紧张地消费。阴暗角落偷个吻，交换一两页情书，借一帮一一对红调情，到心仪的但尚未挑明的恋人房里去泡一会儿，以互相帮助的名义揉揉据说扭伤的腰或腿……那一小时的自由真是甘甜啊，真是滋补啊，及至后来游逛了大半个世界拥有着广阔自由的我仍为三十多年前的一小时自由垂涎。那一小时当然还可供我们加餐，就是吃零食。官方伙食是不值一提的，每礼拜四吃豆腐，每礼拜五吃面条，每礼拜六吃包子，这是可预期的好伙食，余下的多半个礼拜，是不可预期的坏伙食。零食的重要性在于此，缺乏零食的严重性也在于此。所以，刘峰给我带来的，简直是一夜暴发的财富。对了，刘峰在跟我交接那个友谊商店大包裹时还转达了一句爸爸的嘱咐：“叫穗子分给小朋友们吃。”从小到老，爸爸把我的所有朋友一概称为小朋友。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我翻身的喜悦，当主人的自豪。刘峰千里迢迢带来了我的大翻身，刹那间贫民成了土豪，让所有人开我的仓分我的粮，我头脑里响着狂欢的唢呐，动作里全是秧歌。我拆开塑料包，光是巧克力就有两公斤！十二平方米的宿舍里，顿时各种霓虹彩幻的糖纸铺地，我的虚荣和梦想，父亲懂得，全部成全我，通过刘峰——我们的雷又锋，让我做一回暴发户败家子，大把大把的来自友谊商店的人民币买不到的高级货舶来品让我分给平时施舍我的“小朋友们”。

第二天早上的毯子功功课，刘峰照常站在毯子边上。抄跟头的活儿苦，全军标兵还接着干这个？这是我们一致的内心独白。我们这帮女兵最轻的八十斤，最重的也有一百出头。坏伙食让人长胖，那个时代我们就明白。一个半小时毯子功功课，刘峰等于干一份额外码头搬运工，把我们一个个掀起来，在空中掉个过儿，再放到地上，还是需要轻搬轻放的易碎货物。最初他之所以摊上这份搬运工，就是因为没人愿意搬运我们。

抄功师傅是这样扎架势的：双腿叉到两肩的宽度，少许弯曲膝盖，像一个骑马蹲裆步停在了半途，同时两个小臂交叉，拳头握起，往你背下一垫，再猛往空中一掀，由丹田发出一声闷吼：“走！”刘峰为什么要吼这一声，那你去问问码头搬运工为什么要喊号子。抄功的是要借助被抄功者的助跑、起范儿、腾跃，共同完成一个侧空翻或前空翻。刘峰的不幸在于我们谁也不真正起范儿，更不腾跃，态度就是：领导让练毯子功的，领导让翻这些劳什子跟头的，那就让领导派的人帮着翻吧。于是刘峰每天对付的，就是我们这一个个人形麻包。抄功不仅累，还影响自己；像刘峰这种翻跟头的人最讲究下身轻，腿要飘；而抄跟头却是反着，重心重量都要放在腿上，恶果是腿越来越重，跟头也会越翻越砸夯。抵消这恶果的办法刘峰也是有的，至少他自己相信它是个办法，那就是拿大顶。据说拿一小时大顶能抵消十小时的搬运。因此毯子功课堂上，我们一串跟头下来一律蹲着休息，他一律拿着大顶休息。每搬运我们一个小时，他要花十五分钟拿大顶，这么头朝下脚朝上倒着控一控，似乎能把沉进腿里的重量倒腾回去。刘峰一边拿顶，两腿还在空中不停抖搂，看起来是把他自己当成一个装豆子的竹筒，或者装水泥的纸袋，颠倒一番，抖搂抖搂，水泥或豆子就会被倒灌到另一头去。

2

那时假如一个男兵给一个女兵弄东西吃，无论是他买的还是他做的，都会被看成现在所谓的示爱。一九七六年春节，大概是年初二，我万万没想到刘峰会给我做甜品吃。我被堵在了宿舍里，看着对同志如春天般温暖的雷又锋，头晕眼花。把我的情书出卖给领导的那个男兵在我心里肯定粪土不如了，但不意味着任何其他男兵都能填补他的空缺。我晕晕地笑着，脸大红，看他把一个煤油炉从纸板箱里端出，在我们三人共用的写字台上支好，坐上一口漆黑烂炭



的小铁锅。锅盖揭开，里面放着一团油乎乎的东西。他告诉我那是他预先和好的油面。他还解说他要做的这种甜品，是他老家的年货，不逢年过节舍不得这么些大油大糖。说着他对我笑。刘峰的笑是羞涩的，谦恭的，笑大了，还有一丁点赖，甚至……无耻。那时我会想到无耻这层意思，十六岁的直觉。现在回忆，他的谦恭和羞涩是有来由的，似乎他本能地知道“标兵”不是个本事，不能安身立命，不能指它吃饭。这是他的英明，他的先见。他又笑笑，下巴示意手里操作的甜品，土家伙，不过好吃，保你爱吃！我心里空空的，他每句倚音十足的普通话都在里面起回音。雷锋也干这个？用弄吃的示爱？……在我混乱并阴暗的内心，主要感觉竟然是受宠若惊。刘峰不单是团干部，人家现在是党委成员了。他从帆布挎包里拿出一个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团黑黢黢的东西。一股芝麻的甜腻香气即刻沁入我混乱黑暗的内心。他把面团揪成一个个小坨儿，在手心迅速捏扁，填上黑黢黢的芝麻糖，飞快搓成一个大元宵，又轻轻压扁。我看着他作坊工人般的熟练，连他复员转业后的出路都替他看好了：开个甜品铺子。锅里的菜油开始起泡，升起炊烟，他说，把你们全屋的人都叫来吃吧。我放心了，也失望了，为自己的自作多情臊了一阵。我们同屋的三个女兵家都不在成都，一个是独唱演员林丁丁，家在上海；另一个就是香艳性感的郝淑雯。刘峰又说，他其实已经招呼过林丁丁了；中午她在洗衣台上洗被单，他就邀请了她，没明说，只说晚上有好吃的，四点钟食堂开饭少吃点儿。原来丁丁是他请的第一个客人。他又接着说，小郝馋嘴，早就跟他央求弄吃的了。哦，看来第一个受到邀请的是郝淑雯。郝淑雯跟哪个男兵要吃的会要不来？她动手抢他们都欢迎。

我看清了局面，三个同屋，蹭吃的是我。我问，那小郝人呢？他说放心吧，她一会儿准到。他推开窗户，窗外是一条没人走的窄巷子，排水沟又宽又深，偶尔有起夜的女兵偷偷往里头倒便盆。沟那边是一所小学的围墙，从来听不见念书声，总是咚咚呛呛地敲锣打鼓，给新下达的“最新指示”报喜。围墙非常老，砖头都粉化了，夏天苔藓绿丝绒似的，偶尔冒出三两丛野石竹。刘峰手和嘴都不停，话已经转到我父亲那里去了。

刘峰对我的关怀同情，基于对我父亲的认同，为此我都可以爱他了。那是个混账的年龄，你心里身体里都是爱，爱浑身满心乱窜，给谁是不重要的。刘峰说别哭，给，擦擦。他居然掏出一团糟粕的手绢给我，搁在平常我是要恶心的，但这一刻，不洁都象征着温暖和亲密。我认定这些土头土脑的甜饼就是专为我做的。你被孤立了太久，被看成异类太久，什么似是而非的感情感觉都可以拿来，变成你所需要的“那一种”关爱和同情。但下一刻我就明白真正的爱或者

刘峰此刻正面朝窗外湿漉漉的冬夜，向她俩转过脸，那双单眼皮下发出的目光和看我是决然不同的。

上世纪70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年男女从大江南北挑选出来，进入某部队文工团，担负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萧穗子在这个团队里朝夕相处，她们才艺不同、性情各异，碰撞出不乏黑色幽默的情境。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青春以独有的姿态绽放芳华。小说用四十余年的跨度，展开她们命运的流转变迁，是为了讲述男兵刘峰的谦卑、平凡及背后值得永远探究的意义。冯小刚拍摄的电影《芳华》，根据严歌苓原著改编，即将上映。



严歌苓

小说家，电影编剧。1986年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赴美留学，获艺术硕士学位。旅美期间获得十多项美国及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文学奖，并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美国影评家协会奖。2001年加入美国电影编剧协会。代表作有《扶桑》《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及用英文写作的《赴宴者》等。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出版。

关爱是什么了。林丁丁和郝淑雯同时进来，刘峰此刻正面朝窗外湿漉漉的冬夜，向她俩转过脸，那双单眼皮下发出的目光和看我是决然不同的。虽然雷又锋的身份使他仍然持重，但那目光是带羞涩的，现在看来就是带荷尔蒙的。他军鼓般的心跳就在那目光里。

3

这就明白了。刘峰爱的是她俩中的一个。想也不用想，当然是郝淑雯。前一年郝淑雯跟刘峰一块出过一趟差，去刘峰曾经做苦孩子的梆子剧团，学了个梆子独幕剧回来。郝淑雯是可以唱几声的，唱得不是最好，但唱歌的人没有她的舞蹈基础；她跳得也不好，但舞蹈队里又没有像她这样能开口唱的，因此这个载歌载舞的梆子戏，她就是独一无二的女一号。刘峰扮的是一个反派，最后要被女一号打翻在地。那是两人萌发恋爱的好时机。后来“触摸事件”暴露，我才知道我当时的判断多么失误。

林丁丁是个文气的女孩，比郝淑雯大一岁，当时应该二十岁。细皮嫩肉的丁丁，有种上海女子天生自带的娇嗲，手脚轻微地不协调，像小儿麻痹症落了点儿后遗症，而这不协调给了她一种稚气，看她走路跑操人都会暗暗怀着一点儿担忧：可别摔倒了。她话不多，每天总有一点身体不舒服。这种时常生小病的女孩最让我们羡慕：带病坚持工作，轻伤不下火线，诸如此类的表扬嘉奖都归这类女兵包圆。我们那时都盼望生病。一帮年轻健壮的青年，挣死了表现不过是帮炊事班喂喂猪，切切土豆丝儿，多扫几遍院子，多抹几趟走廊，多冲几次茅坑，可毕竟是茅坑少，人多，上百个人都要挣钱学雷锋的表现，那得多少茅坑多大院子？所以每天闹点儿小病的人自然条件就比我们这些健康人要好，人家天生“轻伤”，尽一份本职就是英勇。丁丁还有一点，就是天真无知，那么一把岁数，你说阿尔巴尼亚人爱吃山鹰，所以叫山鹰之国，她也会圆眼睛一瞪：“真的呀？”她比我大四岁，可是拉到马路上肯定所有老百姓都会认为她更小。我们三人合用一个书桌，假如三个抽屉同时打开，你会发现只有丁丁是个女孩。丁丁其实也没什么好东西，但所有破烂让她仔细收拾，就都摆放成了体己和细软。丁丁有一双不大但很圆的眼睛，绕了两圈不长但浓密的睫毛，让现在的人看，一定误认为她文了眼线。我当时真的愚钝，不知林丁丁暗中接受了刘峰多少小恩小惠。刘峰帮所有人忙，明着帮，但没人知道他暗中帮林丁丁更多的忙。

我们三个女兵从床下拿出马扎子，餐桌就是刘峰装煤油炉的纸板箱。刘峰自己蹲在地板上，说他老家的人都很会蹲，蹲着吃饭蹲着聊天，蹲着还舒适。我们有什么办法，只好让雷又锋舒适。刘峰做的甜品真好吃，他自己只吃一个，看着我们三人吃，像父亲或者大哥一样心满意足。林丁丁的手向第四个饼伸去的时候，刘峰说，哎呀小林，这玩意儿不好消化，净是油，回头别闹胃疼。丁丁的手在空中犹豫了一下，郝淑雯已经一把抢到自己手里。郝淑雯当时也被误导了，认为刘峰理所当然是为她做的饼，我们两个同屋是蹭吃的。任何男兵对她的殷勤她都是不多想的，先笑纳再说。欠她殷勤她可不答应。炊事班马班长一打肉菜就帕金森，马勺又是颤又是抖，一旦给小郝哆嗦掉勺头上两片瘦肉，小郝会夺过勺往马班长脑壳上打。

那天晚上甜饼吃过后，一个周六，我和郝淑雯看完露天电影回来，同时嗅到屋里一股油腻的甜味。小郝问丁丁，又吃甜饼了吧？丁丁反问，什么甜饼？没有啊！小郝伸着脖子，就像要用舌头舔空气，来戳穿丁丁的谎言。